
友谊凤凰丛书

我们的传统

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们的传统

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友谊凤凰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 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
栏目组编.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10

ISBN 978-7-5057-2603-1

I. 我... II. 凤...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4627号

书名 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著者 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栏目组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15.5印张 176千字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03-1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一些文化事 二三素心人（代序）

我认识鲁湘已经十几年了。他与凤凰卫视结缘，是在2001年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时候。作为这部大型文化纪录片的策划、撰稿和特邀嘉宾，鲁湘与凤凰的摄影队一起，跋山涉水，穿街过巷，寻访那些散落于民间的一座座老宅、一条条老街、一个个古村落，为我们这个骤速变脸的时代，保存下了也许是最后一缕关于乡土中国、民居文化和故园老家的记忆与乡愁。

很奇怪，这山一程水一程的奔走，此后竟成为鲁湘在凤凰工作的宿命。2002年，他以《纵横中国》总策划和总嘉宾的身份出发，足迹踏遍全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录制了一百多期节目，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版图和中华文化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在中国电视史上，一家电视台能以如此大的气魄、如此长的时间，跨越如此大的地理空间，来审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广袤大地，触摸我们兴衰更替、悠久绵长的历史脉络，研读我们丰厚灿烂、姿态万千的文明积淀，是相当少见的。我知道，这背后有着他身为一介书生而不甘囿于书斋吟文弄墨的雄心和抱负，以及一个文化传薪者力图通过最普及的传播媒介将精英文化带入大众视野的信念与使命感。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混乱和庸俗交缠滋长，美德与秩序尚未建立；物质贫乏和精神恐慌没有解除，安详自由的生活还是很多人的奢望；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不够，对未来的期盼又在不确定中摇摆；五千年沧桑与一百年巨变继续冲撞，西方准则和东方惯性难以恰调。这时代既躁狂善变，又多姿多彩；既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江河百川东入海”，自有其内在的律动和归依；既充满苦难、危机和不义，光明、希望和公正，却也像驴子眼前的那根胡萝卜，引着我们不断向前。

莎士比亚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那么，也“命该”要有一批有责任、有良知、有勇气的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能超越功利、世俗与纷扰，以自觉的文化追求为目标，以普世的人文价值为底线，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保留住一息尚存的文脉，记录下几已断裂的传统。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可以觉醒。对一个民族而言，向内，就是回到我们自身文化的源头，接近和了解我们文明衍生的真相，才能明白，下一刻砥砺进取的脚步，该奔向何方。

这些年来，鲁湘一直以一位学者的身份、一个文人的方式，在电视这个浮躁又艰苦的行业中，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工作着。他为人朴素，不张扬，不媚众，真诚谦和，表里如一。

镜头前，他通过对一寸寸山河的感悟、一个个文化现象的解读，把中华文化独有的审美价值和典雅意蕴呈现出来。私底下，他又以一己之力帮助和慰藉了许多文人画家。以我所闻，他一直为年届九十高龄的国画大师张仃做义工，随老先生南下北上，汇整资料、编纂作品。身兼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他为传播李可染“东方既白”的艺术信念，在韩国、香港、台湾及内地各城市办展览、搞讲座，乐此不疲。他的几位同乡老书画家，王愨山、曾彩初，因为他在京城的大力举荐而名满中国。一大批中青年画家在他的帮助下而立定画坛。他在美术界的口碑甚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画研究院也都纷纷聘他为教授和研究员。

鲁湘纵横中国、风尘仆仆、席不暇暖的生活一过就是四年多。本来，他是该歇一歇了。可是，找到一个像他这样读破万卷书，行了又何止几万里路的文化学者，岂是一件容易的事。2006年，凤凰为鲁湘量身定做了一档节目——《文化大观园》，他的身份从嘉宾变成了主持人，从答者转为问者，角色虽有所转变，不变的是对文化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执著。

这本书收录了《文化大观园》十三期节目，内容涉及很广，从风水、中医、佛教到中国的江湖世界，雅俗古今的文化话题都被涵盖进来。鲁湘点评部分，有他自己写的手记，也有别人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出来的文字。我遗憾的倒是鲁湘为《纵横中国》撰写的上百万字文稿，至今未能整理出来，希望以后也有机会付梓。

2007年，《文化大观园》继续在一个不大受关注的时间播出。周日傍晚正是人们吃晚饭、看晚霞的时刻，重播的时间在周一上午，又是上班族忙着开工、开会的时候。老实说，对这样的安排，我也感到无奈。这说明，一档没有广告商慧眼识珠的文化栏目，就是在凤凰这样的电视台，也面临着尴尬的处境。这也许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精神愈平庸的时代文化所面临的共有处境吧。即便如此，过去一年，这档无法在好时间段与观众见面的节目仍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我多次从《文化大观园》的博客留言上，看到观众朋友对这档节目的支持和对鲁湘本人的喜爱。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么说，文化类节目也注定成不了电视行业的“显学”。不过，有心者自悟，无缘者错过。无论你是《文化大观园》的观众，或是这本书的读者，你都是——文化的知音。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 中文台台长 王纪言

2006年岁末于香港凤凰总部

Contents
目录

1 一些文化事
二 三素心人（代序）

1 周易

19 风水

35 中医

57 藏医药

79 人间佛教

91 佛陀教育

105 道教

119 红山玉龙

139 殷墟

157 三星堆

177 关公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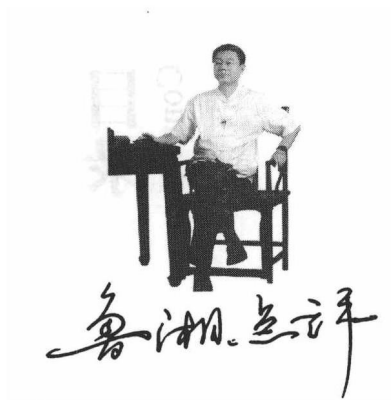
191 江湖丛谈

205 西泠印社

王鲁湘



文化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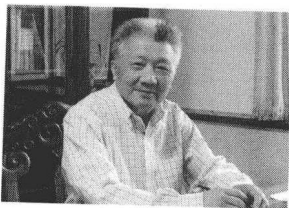


- 218 文明的石头
- 201 江湖中国
- 187 『义』之偶像
- 172 发现三星堆
- 153 甲骨文引出的信史
- 133 玉石之国
- 115 迷恋青春的宗教
- 100 与净空法师的三次缘
- 87 从山林到人间
- 73 我的藏药丸子
- 53 用中医解释中医
- 29 风水是一种文化
- 15 东方智慧的集成



周易

I Ching - The Book of Change



刘大钧，1913年生，山东邹平人，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多年研习易学，尤精于象数易学，形成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的研究路数。出版《周易概论》《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多部专著，主编《大易集成》《元典哲蕴》《象数易学研究》等论文集，对于恢复传统易学研究功不可没。

王
鲁
湘



文
化
访
谈
录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
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
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
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
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
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
于命。

——《易经·说卦传》

《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绕不过也避不开的一个命题。这部最初只是研究算卦的占卜之书，连诞生的日期都无从考证，却在历朝历代成为众多文人士大夫研习的对象，其中不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有朱熹、柳宗元、苏轼、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然而，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易经》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1980年，三十多年间问世的周易研究文章一共只有十几篇，并且谈的还都是其中的辩证法。当代周易大家刘大钧的学易、研易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本千古奇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

王鲁湘：听说您研究易经是有家传的，您上一辈人中间就有研究易经的。

刘大钧：对，我是跟我外祖父学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考大学没考上，因为我二哥是右派，父亲是国民党员。

王鲁湘：有历史问题。

刘大钧：没考上以后，外祖父就告诉我，当年梁漱溟先生考北大也没考上，人家自学，后来教北大，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志气。他让我跟他学《易经》，我当时不想学，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处。但我母亲说，你学吧，过去人说，学了《易经》会算卦，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去算卦，也能挣碗饭吃。

刘大钧1963年开始学习易经。他到街头拉人力车赚钱，攒下的钱除用来贴补家用外，其他都拿来买书。外祖父要求严格，命他一遍遍地诵读易经原文，还经常抽查，看他是否能倒背如流。这给刘大钧打下了深厚的易学基础。几年后，十年动乱到来，他的学易之路也遭遇到巨大困难。

刘大钧：我当时在一个小手工业单位里工作，突然有人冒出来，说怎么你不学《毛选》，不学《雷锋日记》，学《周易》。他们把我关起来批斗。我母亲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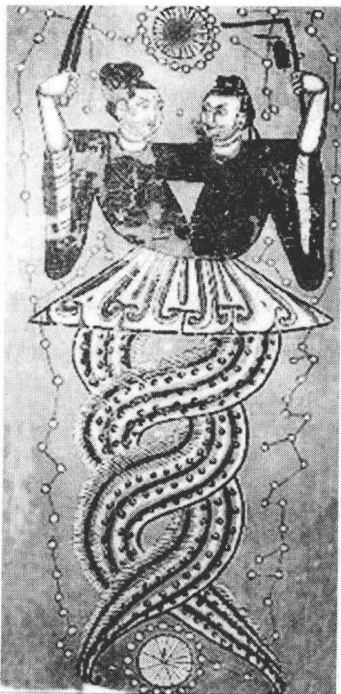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蒲松龄

道这个情况后，就把家里的易经书全烧了，还不光是易经，是见字就烧，一边烧一边骂说：“一个嘴贱，一个手贱，这不是惹出事了！”我当时写的书稿也就荡然无存了。

王鲁湘：你的研究成果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刘大钧：全毁掉了。

王鲁湘：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在那样的困境中坚持一个人孤独地进行易经研究？



伏羲女娲图

相传，最早是人首蛇身的伏羲氏，在观察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之后，总结规律，创画八卦。

刘大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开始我不太想学，学进去以后慢慢就有了兴趣，更深入研究时，体会到这其中天人之学的内涵。《易经》是一本“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书。我被它的智慧所征服，变得非常着迷，很认真地搞起来。我认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种痴迷是做不好的。《聊斋·书痴》里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很多人之所以没什么成就，都是因为不痴，认为自己聪明，不犯傻，其实只有犯傻的人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大。

凭着这股痴迷劲头，刘大钧的一篇文章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看到。不久，一纸调令到来，这名仓库保管员被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成为山大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归纳起来有五种道理：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第二，科举制度。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式。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易经》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教授。此后，刘大钧很快成为中国周易学术圈内的领军人物。1987年12月，他邀请了上百位海内外周易学者，围绕“周易与中国文化”举办了首届国际周易研讨会。

刘大钧：我当时全力以赴准备这个会，可是没有钱，最后通过一个朋友从省里搞到三万块。钱不够，我们只好在山东省接兵站开这个会，便宜嘛——国外代表住在齐鲁宾馆，国内代表住在接兵站。但仍然不行，这个会教育部没批，那时候人们身上仍有“十年动乱”的余寒。

王鲁湘：还把易经认为是迷信的东西。

刘大钧：最后终于批下来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把这个会报道了一分十三秒，非常长。这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王鲁湘：官方认可了。

刘大钧：是的，周易是学问，不是封建迷信。从那以后，有人提出应该办一份刊物，我搞到省里一个刊号，做了《周易》专刊。1991年，又拿到全国刊号，变成一个正式的学术刊物，可以在海内外发行。我记得第一次的发行量是三万一千份，是当时中国学术刊物里发行量最大的。

刘大钧主办的这次周易大会和《周易》学刊，不光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机，也是近百年来周易复兴的征兆。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周易热，关于周易是科学还是迷信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易经》那种只有归纳没有推演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大钧：这中间还出了一个笑话。有记者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写篇文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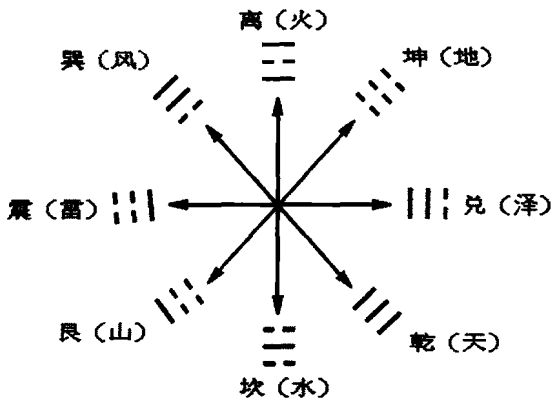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然则圣人之意，
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
立象以尽意。

——《周易》

驳这事。我说，易经中当然有推演法，易经是算卦的书，讲究变而通之，推而化之，这些东西跟杨先生所说的不尽相同。鲁迅说，名人未必是名言，我不想写文章反驳这个事，没有必要。不久之后，报道出来了，说我说杨振宁先生是“外行”。我当时是用了“外行”这个词，但不是指责的意思，因为我对杨先生很尊重，如果真正公开出来谈这个问题，我绝对不会用这样的话来说人家，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当时一看这报道，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算了，以后接受采访注意一点吧。

《周易》分《易经》《易传》两部分，《易经》是一部专门占卜的书，记载了六十四个由六条连接或者切断的线段组合而成的符号，称六十四卦，分别代表不同含义。其中连接的线段叫“阳爻”，切断的线段叫“阴爻”，阴阳爻构成的符号叫“卦象”。中国人在尚未发明文字之前，就创造了类似于今天电脑二进制的符号体系，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来囊括世间万物。

刘大钧：《易经》是一本谈象的书，“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



文王八卦图

每一卦象征自然界中的一种物质。如乾代表天，坤代表地，艮代表山，坎代表水等。从震卦方位开始顺时针旋转，震→离→兑→坎也代表春→夏→秋→冬，符合四季变化规律。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这是《系辞传》上的话，易经是谈象的，这是它不同于别书的地方。

王鲁湘：它是符号体系。

刘大钧：对。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前都有一套卦象。卦象有八组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种卦互相重组，形成六十四卦。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易经的卦辞、爻辞，都是看了卦象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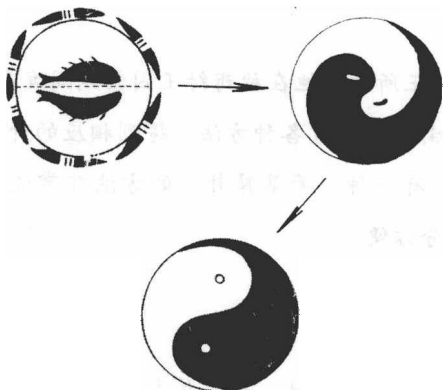
王鲁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然后再演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爻，“天下之能事毕矣”，天底下所有东西被归纳到这些卦爻里头了。《易经》对整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对天道地道这种无常的预测，充满着智慧。

刘大钧：所以古人用八个字来总结，“洁净精微，易之教也”。它不是一个死板的公式，它讲究“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王鲁湘：它不是个教条。

刘大钧：不是教条，它体现的始终都是一种“洁净精微”的精神。

王鲁湘：春秋时期，卜筮可能是所谓士大夫和君子的一种基本功。当时有



太极图演化图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有学者认为，太极图的前身是阴阳双鱼的组合，由上古时代对鱼的图腾崇拜而来。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
周流六虚，上下无常，
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

——《周易》

点文化的人，没事的时候就手捧《易经》体会其意，力图给出一些新的解释。一旦要出门或者办什么事，肯定要先算卦，根据卦象的指示决定怎么去做，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刘大钧：是，当时占卦者的地位相当高，不像现在理解的江湖术士。

王鲁湘：现在是下九流了，当时是大巫师。

刘大钧：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能闹着玩的，不能乱说。比如两军作战，你说打胜了，结果大败而归，国君能饶了你吗？遇到灾年，不下雨，让你占卜什么时候能下雨，你乱说，到时雨根本没下……

王鲁湘：那就拿你祭天了。

刘大钧：最可怕的是储君继位，长子出问题了，下面一大堆兄弟都虎视眈眈，瞪着眼看你。你说错了，说该老三继位，结果老四继位了，上来就先把你杀了。

王鲁湘：说到底，《周易》还是一本周人卜筮之书，尽管后人对它做了很多哲学解释，但也改变不了它的本源。

刘大钧：《汉书·艺文志》讲：“《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秦始皇烧书的时候为什么没烧《周易》，因为它是卜筮之书，如果属于圣贤之书，早给烧掉了。

《易经》记录的六十四卦相传为周文王所创。他在被商纣王囚禁期间发奋治学，推演出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辞。算卦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相应的卦象，以此来推断所求事物的吉凶。在古代，有一种“著草算卦”的方法非常流行，因为著草在野外俯拾皆是，占卜起来十分方便。

王鲁湘：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演一演卦象。

刘大钧：古人用著草进行演算，今天没有著草，就用五十根筷子来代替。

易本为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阳用老庄解，后人便只认为理，而不认为卜筮，亦非。

——《朱子语类》

《系辞传》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进行演算的蓍草有五十根，为什么拿出一根不用，先不管它。四十九根蓍草随便分成两把，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从右边那把随便抽出一根，放到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之间，然后用右手数左边的蓍草，四根四根的数，数到最后，要么剩一根，要么剩两根，要么剩三根，要么剩四根，不管剩几根，把剩下的夹到左手的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再数右边的蓍草，也是四根四根数，最后剩下的夹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然后，把剩下的蓍草合在一起，再随便分成两堆，重复第一轮的过程。经过三轮演算之后，剩下的蓍草只可能是四种情况：剩三十六根，剩三十二根，剩二十八根，剩二十四根。通过三次演算分合出来一爻，一卦有六爻，三六一十八，要演算一十八遍，才出来一卦。

王鲁湘：很复杂，要玩一十八遍。

古代巫师用著草演卦时，另有人负责记录，有人验证卦的准确性。在演算过程中，每当得出的结果是三十六或者二十四，记录者会在这一爻的旁边做上记号。演卦结束，得出的卦叫做“本卦”，然后将所有带记号的爻反转，得到“变卦”。最后，巫师根据本卦和变卦，对照《易经》的经文，断定吉凶。

刘大钧：我们有时候说，你这人怎么又变卦了？“变卦”的出处就来自这里。



许多人提起《周易》，会想到算卦。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周易一直被视为封建迷信，其蕴含的哲学和美学价值被抹杀了。

王鲁湘：这个办法（著草算卦）现在的人很少用了。

刘大钧：很少，第一不会，第二太麻烦。所以到了汉代出来一种金钱筮法，提高了效率。根据古书记载，金钱占卜也有一些程序。第一要心诚，你根本不相信这东西，最好不要搞这个。比如有人已经结了婚，有了好几个孩子，他还来问，我能找上媳妇吗？心不诚，很难算准。第二要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算，靠着垃圾箱、厕所都不行。再一个古人讲究焚香，心要静下来，想着要问的事情，所谓“心诚则灵”。这之后还有很多程序，朱熹的书上说，想问一个什么事，要先报自己的姓名、身份，说完之后，才能开始问。问的时候，把三枚硬币握在手里，左手朝天，右手向地，来回晃，晃多少次都行，完全随你，当然也不能晃的时间太长。一般做到心静下来以后，晃几下，然后一下撒开，数有几个正面，几个反面，然后记下来，再晃，前后晃动六次，卦就出来了。

仅靠占卜，《周易》还不足以成为一部经典。《汉书·艺文志》里有“人更三圣”的说法，说明这部书的创作者除了伏羲和周文王之外，还有一位圣人——孔子。孔子晚年最投入的就是《易经》，据传他研究和学习《易经》所得出的结论被弟子们记录下来，成为“十翼”，因此有“孔子赞十翼”的说法。这些文字和《易经》一起组成了《周易》。

刘大钧：《易经》的经文像鸟的身子，这十篇文章像翅膀一样护着它，所以叫“十翼”。“十翼”有《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据说是孔子所写，但根据考证，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太写东西。

王鲁湘：但是孔子肯定很认真地研究过《易经》，他说“五十以学易，可以